

The Sketch of Impermanence:

Remembering Kieślowski

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

罗展凤 著

REFREN

URZAD

ZDJECIE

TRAMWAJ

BYŁEM
ŻOŁNIERZEM

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

无常素描

The Sketch of Impermanence:

Remembering Kieślowski

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

罗展凤 著

无
常
素
描

WUCHANG SUMIA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常素描: 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 / 罗展凤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95-7957-0

I. ①无… II. ①罗… III. ①电影评论—文集
IV. ①J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11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92 千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	1
人行地下道	14
属于华沙的一种恒温	20
文化科学宫的冷眼旁观	24
旧城广场的海市蜃楼	31
我遇上，我错过	46
Wojciech Kilar，一路好走	59
Inflancka的最美屋苑	63
忽尔传来，忽尔看见	73
飘流与游离	79
洛兹小城	91
非如此不可！	101
痕迹与记忆	118

维洛妮卡与“两生花”广场	127
Déjà vu, 医院	141
老者的隐喻	148
我不知道	156
生活, 你受得了么?	160
给托米克的信	166
走不出的一个圆	172
面孔与手	181
我抽烟, 我不快乐	187
活下去	193
Themes and Variations	200
From Kes to The Big Animal	208
附录: 跟普列斯纳先生的三次会面	219

自序

波兰 Remembering Kiesłowski

(1)

为什么会是波兰？为什么会是你？

我的电影迷恋（*cinephilia*）多少源于一份对电影的执拗与沉溺，这些日子，间歇被新相识的友人问及最喜欢的导演，我毫不犹豫，说出你的名字，没有脸红。

面对我的回答，有些人回应说，嗯（表示毫不意外）。有些人回应说，又是他（表示毫无新意）？也有些，没说什么（眉宇之间表示不太认同），或加追问一句，为什么（进一步表示好奇）。

为什么。我想，可以言说的，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敬重（包括我对你电影团队里每位工作人员的敬重）。

(2)

1994 年的某个晚上，我跟当时熟稔的 R 傻傻地走进黑漆漆的电影院，那部电影叫《两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 Podwójne życie Weroniki, 1991*)，我当时对你一无所知，有点看不出所以然，是那种难以言说剧情是什么的电影。完场后，爱说话的 R 如常巴拉巴拉地说着自己的观后想法，我的脑海，却依旧沉醉于电影里暖暖的金黄色画面，那晶莹剔透的水晶球，那美丽而脆弱的人型木偶，两个样貌相同、不曾认识却心有灵犀的羞涩女子，还有一些想不通的镜头。我想着想着，似懂非懂，却就是喜欢。

及后，找来了电影原声，漂亮的音乐，让我再次唤回美不胜收的画面。原声陪伴我不知多少个日与夜、写下了数不清的文章，再后来，R 与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像生命里数不清的曾经相熟相知的朋友，逐渐走远。

曾经如此亲近，但从此，她的世界容不下我，我的世界容不下她。

岁月交缠，这些日子，大家许或各有经历，何必言说。唯独是这部电影，这张原声，有着彼此共同喜爱的痕迹。

如果不是 R，大抵我会错过这部电影？或推后日子去认识你的电影及至普列斯纳（Zbigniew Preisner）的音乐？情况就如《机遇》（*Blind Chance/ Przypadek, 1981*）电影里三个起点引发三个不同的故事与结局，基于起点不同，我跟你的电影会以另一种方式遇上（更早？更迟？），或仅仅的“擦身而过”？谁知道。

（3）

但我还是错过了。

1994 年 3 月，你来港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宣传活动，我得知这回事，是后知后觉的十二年后。1994 年，我为祖母突发性中风的身体——半边身不能活动，失却说话能力——过着心痛难熬的日子。我首度体会何谓失去、恐惧、陷入焦虑、无——能——为——力。没多久，祖父也因抑郁而不懂自我照

顾，被送入老人院舍，跟祖母待在同一空间。老朽面前，生命不言尊严。眼见父母每天给他们清洁照顾，工作之余，经历着身与心的折腾与磨难，又是另一种的生活扭曲。数年来，我也从愤怒惊惶变得懦弱逃避，整个家庭跌入失序境地。

这时候，第一次看到你《十诫》(*The Decalogue/ Dekalog*, 1988) 里的《第一诫》，随即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震颤，才五十分钟的电视剧集，我看罢，发着呆。如此讨人喜爱的小孩，竟然被夺走性命，生命如此脆弱，电影如此纤细，冷峻里不乏暖和。片中对宗教的叩问、对科学的质疑（真理探究），及至触动内心深处（感性召唤），睿智深刻，谁说从概念出发谈哲学的作品都不易亲近？

后来，看多了你的作品，我甚至认为，你的电影就是我的宗教与救赎。

1996年3月13日，你是彻彻底底地离开了大家，当年，我的生命里究竟在上演什么？以至我对你的离世会如此疏离，了无痕迹？这十年来，像得知导演杨德昌与安哲罗普洛斯的生命戛然而止时，那种由心的哀伤，我依旧记得，只是，这

种感觉，却竟不曾在你的身上找到一鳞半爪。

也许再次引证，出于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安排，让我这个迷影人（cinophile）一再错过生命里最敬重的导演的来临与离世，或者，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你曾到来，又已离开。正如我一直不愿意相信祖父母已经撒手人寰。

（4）

我的第一篇电影音乐文章，以你的《蓝》（*Blue/Niebieski*, 1993）作始，从此让我开展了自己在电影音乐方面的书写。200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映画×音乐》，并在书中许下心愿：下一站，波兰。决定在白纸黑字上写下，是出于一种公开许诺，不容自己有失。到波兰，其实想亲口的向你郑重致谢，找机会探访你曾经拍摄过的及生命里好些重要的地标，当然，还有不能言表的衷情。

2007年的9月25日，就是我抵步华沙的第六天。中午时分，我带着小花圈，来到华沙市西部的波沃斯基公墓

(Powązki Cemetery), 进入墓园走了一圈, 没多久就找到你了。你的墓碑写有你的名字, 出生与离世的日期, 墓碑上的雕塑, 是由双手做的一个观景框的手势, 也是导演及摄影师最常比画的手势, 简单利落明言你的终身事业, 令我想起你在传记《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的自序里的一段话:

拍电影, 并不意味着观众、影展、影评、访问……它意味着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它意味着严寒、雨水、泥巴、扛负沉重的灯光设备。这是一个令人精神衰弱的行业, 而且到了某个阶段, 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必须退居陪衬的地位, 包括你的家庭、情感与私生活。当然, 火车司机、生意人和银行家也会这么描述他们的工作。他们说的无疑也是对的。但这是我做的工作, 而我现在所描写的, 正是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许我不应该再继续做下去了。有一项最基本的东西, 是所有电影人都必备的——耐心——我的已用到尽头。对于演员、灯光摄影师、天气、无聊的等候, 还有凡事总是不尽如意, 我已不再有任何耐心, 同时, 我又不能形于色。为了努力不让组员看见我的不耐烦, 我感觉自己像被掏空挖干一般。我相信比较敏感

的人都能了解，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脾性甚感不悦。

拍电影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样的：别人把一个小摄影棚内舞台的一角给我使用，一张零落的沙发、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在这个虚构的内景当中，我严厉的口令听起来万分怪诞：安静！开麦拉！Action！再一次，“我做的工作毫无意义”这想法又来折磨着我。几年前，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问不同的导演他们为什么要拍电影，当时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那是所有回答中最短的一个，或许那正是它受到注目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电影人整天板着一张脸，大把银子花在拍电影上，大把地赚，在上流社会中装模作样，因此经常可以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荒谬性。我可以了解费里尼及其他那些在摄影棚内搭建街道、房子，甚至人工海洋的导演；这么做才不致于让太多人看清导演这份工作是多么地厚颜无耻、无足轻重。

不过，在拍电影的当儿，时常也会发生一些事——至少它们会维持短短的一些片刻——将这种愚昧的感觉一扫而空。这一次是四位法国女演员，在一个随意的地方，她们穿着不合宜的衣服，假装自己拥有道具及伙伴，然后表演得如此之美，将每件事都一触成真，

说几句对话的片段、微笑或忧虑。就在那个时刻，我可以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①

如此平实的序言，充满着对电影的深情与年月的历练体会，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工作者，你是如此的忠于自己，甚至不时自嘲挖苦，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世界置身很高、放得很大。正如你早年的作品，你所关注的，是波兰里的小市民：失去视力的士兵、不为人看重的工人阶级、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平庸的守夜者……及至日常人们经常踏足的生活场景：办公室、政府部门、医院、车站、人行地下道……后来，你的剧情电影，也不曾忘记在电影里放置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体残障的老职工、街头的卖艺者、邮局里的小职员、从事色情事业的妓女、把玻璃瓶投进垃圾回收桶也感到困难重重的老朽者。

我在你的电影里，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位电影导演对电影

① [英] 达纽西亚·斯多克 (Danusia Stok) 编，唐嘉慧译：《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初版四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31~32 页。

艺术的呕心沥血，不如说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对人情世界的温婉关怀。

你的传记是一本我经常翻阅的书，它记录了你的生平轶事、创作想法，对我来说，它更像一本由智慧累积而成的解味之作。书页有着我不同颜色的笔迹，2007年的波兰旅程，我把它带在身边，成了旅程的另类地图，带领我寻找你的生前的点点足印，完成个人对你的点滴拼凑。

至于你的墓园，传记里自然未有触及，此书出版于你离世的两年前。旅程前，我在网络打入你的名字，你在维基百科的专页里，有以下一段条目：Krzysztof Kieślowski died aged 54 on March 13, 1996, during open-heart surgery following a heart attack, and was interred in Powązki Cemetery in Warsaw. His grave is located within the prestigious plot 23 and has a sculpture of the thumb and forefingers of two hands forming an oblong space—the classic view as if through a movie camera.^①我依着这条资料，辗

①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Krzysztof_Kieślowski，检视日期：2007年9月5日。

转来到波沃斯基公墓。墓园一片宁静，你的墓前，早放了几束鲜花、数瓶灵烛，想是在我到来以前，已有人特意前来向你问好。

这是一个温煦的秋日，我守在你的墓前，翻翻你的传记，感受着你的气息，静静地待上了一个小时。临离开时，我干脆用自己的语言，低声喃喃地说——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请容我向你致谢，是你让我懂得电影，懂得生命，是你让我开始自己的电影音乐书写，是你的作品让我得着慰藉，好些难行的时候，都因为你的电影，路才好走一点。

然后，一阵风暖和吹来，两旁大树叶子随风起舞，沙沙作响，我整个身体被这股和风吹拂，好不亲切，突然觉得，是你借助风声叶声，跟我回话，像是说，你都听到。

离开时，我拾起地上的两片叶子，带走，莫失莫忘，继续上路。

然后，有了这本小书。



波沃斯基公墓 (Powązki Cemetery)



原作为军事用公墓，波沃斯基公墓里尚有小部分为政治家、教育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等的墓碑。当地老师喜欢带同学到来墓地，来一次活动式的历史与人文教学。